

## 一九八二：動物園

作者：賴香吟

時間接近九點鐘，天色還沒亮開。都說台北陰天多，果然有那麼幾分味道。

車子速度慢下來，他準備招呼學生下車，朝外再看一眼天色，覺得雲層後頭其實有陽光，只是給罩住了。

天色不開，就不開吧，帶學生看動物園，這樣的天氣也是好的。他想。

進了園內，各班導師帶開，雖然是十幾歲的孩子，看到從未親眼見過的斑馬、駱駝、河馬，還是非常興奮，指指點點、喊著同學們來看。

他也沿著此處慢慢看過來，河馬張大了口，圍在前方的三年甲班學生發出驚嘆，他注意到那個叫做許佳行的男生也和同伴推推鬧鬧，模仿河馬張大嘴巴；仍是年少稚氣，但身形卻有大人模樣了。

這是他第三次來到這個動物園。河馬，應該還是上次那隻河馬吧？這麼壯碩的動物，卻是草食性，沒來之前他還真沒想到。這些年，他既不當班導師，隨團責任亦有總務主任、註冊組長等人輪流分擔，他不來亦是可以的，不過，想到這個學期結束，自己也將和這些學生一樣，從這個學校畢業，多少有些感觸；畢竟是自己踏入社會以來，待最久也進展最多的學校，就當作自己的畢業旅行吧。

「主任好！」幾個男孩和許佳行匆匆忙忙路過他，馬馬虎虎問了聲好。許佳行和他視線交接，接著跑走了。

一大片水塘，一座長橋，很多的猴子。

他慢慢跟在後頭，看著孩子們興奮，接下來還有更興奮的，看完猴子，前方還有大象。

大象，想必是上次那隻大象——不知為何，他腦袋裡轉來轉去老想弄明白這些動物——他不能確認河馬是不是上次那隻河馬，因為動物園裡不可能只有一隻河馬，想必還有另外一隻，或其他更多隻，但他還沒厲害到可以辨認河馬的長相——大象當然也不可能只有一隻，甚至他很清楚，這個動物園有兩隻大象，一隻叫林旺，一隻叫馬蘭，無論從身形或象牙，人們很容易便可以認出牠們。

嗨，林旺，我們又見面了。他隔著段距離看林旺拍動著耳朵，那耳朵真寬闊，像一把大扇子，也像老家後院的香蕉葉。

「蘇主任……」一個細細的聲音，把他從凌亂的思緒裡拉出來。是三甲的導師洪素美。

他有點意外。自那件事以來，他常感覺洪老師默默躲著他。或許怕人說閒話，或許覺得欠他一份人情，但兩者他都不放在心上。

「您是真的要離開嗎？」洪老師問道。

「當然啊，都報上去了。」

「我以為您會，一步一步，就做到校長那位子的……」

他笑了：「你想太遠了，一步一步，也就是慢慢來，急不得的。」

洪老師沒有笑，她這兩年，與其說沒有笑容，不如說同事們都怕她哭出來。

還好。她也沒哭。人遇事總要學會堅強，特別是沒有別人敢伸出援手的時代。

「蘇主任，多謝您的照顧。我總是擔心，怕，怕是因為，嗯，我，我是想問，是不是我給您造成什麼麻煩？」

洪老師吞吞吐吐才把話給說完，臉上神情又是皺眉，又是苦笑。

「哪有什麼事？」他故意說得爽朗，轉成台語：「本來就沒什麼代誌。」

「但是... ..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別講了。」

自那年冬高雄的事情以來，坦白說，他每天都看報紙，從頭到尾也不曾看過洪老師先生的名字。不過，事情可能就像波浪，一圈一圈往外散出去，任何一點牽連，只要被牽連到，抹也抹不掉。洪老師的先生原來在永康那邊的小學教書，事件後一年被帶走，這類事校內不見得人人知道，但賀主任與他一定會知道的。

洪老師年未三十，家中忽然沒了丈夫，還帶個剛上小學的兒子，這種景況，他略知一二，當年入伍那些家書，收在抽屜裡，妻子忙得幾乎忘了，倒是他自己還會拿出來看看。

「去新學校，也同款是做主任嗎？」洪老師又問。

「沒啦，就單純教冊。」他主動多說幾句：「你莫想傷濟，我搬厝了後離學校遠，剛好聽李老師說有出缺，就做一個決定。」

「你是講較早教國文的那個李淑嵐老師？」

「是呀，她調去三、四冬了，環境不錯。」

「我想起來了，那時陣，伊生囡仔請假... ..」

本來寄租他家的淑嵐，後來經人介紹，和一位同樣在公家機關工作的本省青年結了婚，便搬到市內，通勤通了一兩年，好不容易等到缺，便急急轉校了。

「按呢也是好，厝內囡仔較顧得到。」洪老師想了一下，繼續說：「算算，這陣應該會使去讀幼稚園了。」

他點頭，順便問：「妳的囡仔是不是也要讀冊了？」

「是啊，本來是想講讓他阿爸帶著去學校，誰知... ..」洪老師清清嗓子：「頂學期我帶來隔壁的小學讀了。」

「這樣，沒問題啦。我後生、查某囡也是這樣讀過來的。」

洪老師沒有回應，他也不知道要在說些什麼。兩人默默地看著學生，也看大象，林旺正靈巧地晃動長鼻子，捲起地上食物，送進嘴巴。牠的耳朵拍拍，尾巴也拍拍，這麼厚重龐大的身軀，細看，卻有個短小可愛的尾巴。

「什麼時候可以出來？」他考慮一會，還是問了。

洪老師頓了片刻，冒險似地：「講是講，攞兩冬。」

「若是出來，甘有法度回去原來的學校？」

洪老師又頓住，比前一次久些，像是認真在想，但忽然又失了分寸：「我不知，蘇主任，你問這未來的代誌，我哪有可能知... ..這代誌，從頭到尾，我都不知是按那會變成這樣？伊只跟我講是去做義工爾爾.....」

眼看洪老師眼眶就要潰堤，他既想快快地轉個話題，但又覺得殘酷，眼前這位女人不知已經遇過多少次被別人當作麻煩，快快閃避的經驗。

他沒安慰她，也沒走開，直到他想起其他的事情。

「你敢知影，你頭家那間小學，本來是糖廠的小學？」

聽他這麼問，洪老師果然收住了眼底的悲哀，點點頭。

「我厝裡有幾位序大人，較早就在那間糖廠吃頭路。我爸爸也是。雖然不是偌高的職位，但是講到那間糖廠，他總是懷念。」

「您多桑現此時退休了？」

「哪有可能，戰後變成不識字，當然就走路啊。頭起先作息，後來換做柑仔店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

「所以，講起來，若是我多桑繼續在糖廠，不一定我就去讀那間學校。」

洪老師淺淺地笑了。他也說不上來這段小事有何好說，但無論如何，陰霾是過去了。

學生們也看夠了大象，三乙的導師正在把學生集合起來，準備拍團體照。

輪到洪老師的班，她走過去，被學生簇擁在中間，並且朝他揮手叫著：「主任，主任！」

他微笑搖頭，倒是向洪老師取過相機來。

觀景窗裡有二、三十個從草地到台北，特意穿了好衣裳的少男少女，以及，一個愁苦的少婦。他找好角度，等待林旺和馬蘭稍稍偏過頭來，那幾秒間，他看了看團體裡的許佳行，笑容僵住了，他有點不忍心，他對這個男孩的火氣似乎慢慢在平息，也或許，當他得以安靜而隱藏地，從這個小小的觀景窗看出來的時候，世界會顯得穩定一些，美一些，亮一些.....

光來了，林旺這時捲起長鼻子，孩子們笑著，他按下了快門。

老，是忽然之間來的。這些年，他一直很忙，愈來愈忙，父母老了，兄弟長了，親戚事務愈來愈多，家裡孩子大了，醫師搬走了，換過行業租人賣鐘錶，又收了，大約還是離市集太遠。商業學校畢業後便被招攬去本區資深議員手下辦事的三弟，跟他們說鄭子寮魚塭填平變陸是遲早的事，議員正準備投資蓋屋販售。妻子聽了很心動，仗著有三弟做員工保證，遂大著膽子催他去把訂金付了。

接下來，只能更忙。妻子與他，只要能有多收入，管它一天二十四小時還是四十八小時，只要能賺錢便盡量做，吃飯睡眠隨隨便便，身形漸漸發胖，也不以為意，可自那年以來，從社會到校園，氣氛處處緊張，他漸漸感到力不從心，賀主任倒是因為年紀得以退任，換了個本地年輕人來。

以為會簡單些，反倒更難。照單行事，小聰明全用在自保。年輕人說出來的那些準則，他何嘗不知，何嘗不曾背得滾瓜爛熟，是的，他背過，沒有不服從、沒有質疑，但他每當背完、寫完，便結束它，他背這些寫這些是想日常生活安頓些，沒想要動用這些來擾亂日常生活，可現在，這個比他當初大不了幾歲的青年，瓜滾爛熟地舉列言辭來告訴他誰有嫌疑、誰該做思想考核，他既不能反駁他，又不能同意他，拐彎抹角提示他息事寧人，偏偏仍像笨牛不解其意，要不就反過來尖銳地戳傷而懷疑更多的人。

他感到悲哀。悲哀這樣的詞，他本是不用的，可這年餘，與那青年不歡而散，甚而必須佯裝自己，把那青年遺留在兀自以為正確的真空裡，轉身離開，他明白了悲哀。

「蘇主任，很多時候，我亦是身不由己呀。」退任後繼續留下來教公民的賀主任，見他為新來的青年煩惱，畢竟是相處久了的同事，偶而會以與往日截然不同的口吻說：「若是黑函來了，你說，能不辦嗎？最頭疼的，還是校內自己來的，你以為沒有呀？」

他理解地點頭，很多事，一年一年，明的暗的，置身事內或事外，他了於心，他也理解人人都有家小，都想過上好日子。他不責怪身邊的人，但他總想不要再踩深下去，能止住多少，就止住多少。台灣話說：莫超過。這兩年，他內心很煩躁，某天夜裡作夢，夢到打了女兒兩巴掌，手勁很大，沒有一絲疼惜地，往女兒臉頰摔兩個耳光，女兒愣了愣，然後捂臉大哭；夢裡和妻子也吵，新仇舊恨似地對吼。老家那邊無論務農或雜貨店，不知怎地都有些衰退，父親領菸酒領得煩了，想要把他當初好不容易才申請的菸酒牌頂出去；母親與小弟癩疫似地染上了賭，見他回去便東躲西藏，可輸錢了，債主倒是很知道上他家裡來要。

他成了家裡的靠山，想倒也不能倒，成天忙，還好孩子讀書不需操煩，兒子按部就班考上市裡最好的高中，倒是以為乖巧毋需費心的女兒，什麼時候，藤蔓植物般，靜悄悄地往外長了出去……

是妻子告訴他的。某個回家吃中飯的日子，桌上放了筆記本。他認得女兒的字跡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他問。

「你袂曉自己看。」妻子沒好氣地回答。

他耐著性子看幾行，少女的煩惱。再翻幾頁，摺好的信紙落下。竟是個男孩，還是學校裡識得的學生。怎麼可能？怎麼可以？他忽地感到臉頰一陣燒，不知是羞還是惱。

回到學校，午休鈴聲已經響過。他心內有火，決定自己去巡看。幾個還在走廊磨蹭的學生，見他來，立即縮進教室去。巡視校園秩序本是他的常態工作，但這半年，為了讓女兒自在些，他通常不會直接去查她的班級，現在，隔著距離，他看到她，他知道她的座位，即便四、五十張桌椅，即便此刻她趴在桌面，他不會搞混的。

因為他的出現，一陣涼颼颼的安靜，掃過教室，反倒使假寐的女兒抬起頭來，看見了他。她面露疑惑，然後皺了皺眉，嘟起嘴角，像小時候一樣，大人會取笑她：「妳這通會掛三斤豬肉喔。」

他把視線移開，面無表情走向其他教室。忠孝樓、仁愛樓、和平樓、信義樓。他看著這個校園一棟樓一棟樓蓋起來，一屆一屆學生進來，離開，敲斷一根藤條，再換一根藤條。他繼續走，愈來愈靜，校園已經沉入夢鄉，他的火卻還沒熄滅，他快快走向男孩的班級，他想像以前那樣叫那傢伙伸出手來，狠狠抽他幾下，要不，就是朝他屁股鞭下去，讓他毫無自尊……

鐘聲響了，午休結束，學生一個一個糊著臉走出教室，對著洗手台潑水清醒，包括那個男孩。他停下腳步，嚴厲地看著他。那孩子是沒睡醒呢，還是根本沒看清他，洗完臉，又走進教室裡去。

他吸口氣，把胸腔裡的重量，深深地、深深地壓下去了。

女兒是孩子裡他唯一看著、抱著長大的。之前當兵、謀職，夫妻淨為離合怒憎，想來只有女兒出生後那段時間，有點家庭和樂的餘裕。黃昏從學校回來，妻子忙著張羅老家好幾口的晚餐，他把女兒接過來，抱著在村子裡四處走走。女兒那時真小，單手抱著，比書包還輕，搭在肩走上走老遠也沒什麼感覺。孩子身上總帶著一股芳香嗎？即使是汗臭七月天，女兒洋娃娃似的，有粉嫩的香味。

那天後來，他和妻子都沒說什麼。不過，女兒回來見自己房間被翻過，想必知道的，可那孩子也沒說什麼，晚餐靜靜吃，不敢明著委屈，更不敢明著生氣，就只是沒了笑容。這是哪一種青春期？以前兒子時間到了，喉嚨啞得像鴨子，大喇喇的叛逆，他的藤條學校能打，家裡自然也能打，可這女兒，他是一下都沒打過。倒也不是寵，只能說她乖，不吵不鬧，家裡該她做的事沒一樣偷懶，真犯了什麼錯，他罰她跪，九十度跪好，時間跪足，沒到絕不准起來。

這事兒，他沒法叫她跪。第一個晚上沒提，就沒什麼時候可以再提。

夫妻倆後來換方向盤算。既然三弟那兒眼看就快交屋，不如就順勢搬家吧。雖然妻子對這間白手起家的房子很有感情，雖然搬家之後他得騎上大半鐘頭路程才能到學校，但他猶豫不多時，還是決定切斷女兒的夢。她只是個孩子，不，她根本就是個孩子。十三、四歲年紀，哪能情感如猛獸，廣播電視成天放送什麼「心串串，心蹦蹦，臉兒紅，都是為了你」，他聽了就心煩，自己太忙，時機太壞，孩子竟然就這樣長大了嗎？

去年初秋，等待鬼月過去之後，他們真正離開了草地的家鄉。台南一直在擴大，填運河、填魚塢，他們由舊的滄海桑田，來到新的滄海桑田。女兒轉到李老師學校，男女分班，學生之間也競爭，女兒成績往下掉是難免的。他沒想逼她，也知道轉學生通常有些狀況，但女兒什麼也沒說。問了從小看她長大的李老師，覺得沒太大問題，只抱怨說請她寫日記，卻通篇淨抄宋詞，胡亂心得了事。

他不開心，但也顧不上，每天繞半個城通勤，放課沒法回家吃晚餐，只能麵攤了事。家教結束，夜很深，人家送他出來，就順便拉下鐵門。他疲憊地發動機車，經過以前舊家，現在租人當美髮屋，紅白藍三色旋轉燈到這時間也不轉了。他順著鹽水溪抄河堤小徑回去，某段偏僻黑暗，卻有哪戶人家蔓長出來的夜來香，車過捲起一陣香氣。那香氣，很久以前，在老家、鄰里牆角、暮色時分，也常聞見的。那時的女兒，抱著、走著，便安靜下來，有時不知不覺還睡著了。現在，花香還是同樣的花香，女兒可還是同樣的女兒？

這一路過來，關於眼前的生活與秩序，他從未對孩子說過什麼內心的話。為什麼？他說不出口，不知怎麼說，最好不要說。即使有耳，也要無嘴。眼睛看見了，轉頭，最好就吞進心底去。這個心，他不想孩子們看見，可孩子們總會一天一天長大，時代也會一直一直來。上了高中的兒子，身強力壯，簡直跟個大人沒兩樣，直挺挺地站著與他衝突，聽不下他講道理，便學人頂嘴：「時代不同了！」

一句話，新仇舊恨勾起滿腔怒火，他抬手，一個耳光就要狠摔下去，可見那倔強裡閃過一抹恐懼的眼睛，他咬咬牙，原本爪般凌厲的手，又無望地收下了。

離開動物園前，十四、五歲的少男少女，按耐不住尖叫，歡樂地奔向最後的兒童遊樂場。他知道那要費一點時間，於是留下腳步在猛獸區，把鐵籠裡的獅子、老虎仔細看過一遍。前兩次來，時段特意配合動物表演，人們圍著看猴子騎腳踏車、獅子跳火圈，雖然有趣，但總不覺得真正看了動物，只在看到台灣黑熊表演兩腳站立的時候，清楚地看到了牠胸前的V型白毛。

真美，真奇異，他當時心想。他早聽劉平說過，卻從未親眼見到。

這回，沒有動物表演，黑熊趴著不動，他想看的胸前標記，沒得看了。這隻黑熊會是那隻踩滾桶、模仿人類走路的黑熊嗎？那是七年前的事，那隻熊還活著嗎？台灣黑熊的壽命是多少呢？

這一想，他才發現自己並不清楚。

離開動物園後，他們前往市區，天色開過，又陰下來，學生依然精力旺盛，遊覽車裡接唱流行歌，歸人沙城、拜訪春天、橄欖樹、三月裡的小雨，玩得不亦樂乎。抵達新建的中正紀念堂，果真淅瀝淅瀝落下雨來。老師學生大多是第一次來，也毫無例外因空間之大而瞠目結舌。

雨中，學生隊伍快快行過廣場，爬上階梯，進入堂內，瞻仰領袖。站崗衛兵面無表情，孩子們也知趣地安靜下來。銅像很大，論高度、寬度，都要比校園門口那尊大上好幾倍。孩子們排隊站好，再怎麼高個頭，也不及銅像下方的碑文。

雨一直下，即使儀式已經完成，原來預定的廣場時間也只能虛度。他望著堂外濛濛，滴滴答答，原來台北的雨是這樣的，細到看不清線條，落在地上、積在屋簷，才綿綿密密聽見了碎聲。這兒的雨或許下得久些，空間裡滿是濕意，雨傘或膠鞋的氣味，毛毛躁躁的孩子壓著嗓子互相推擠，不敢喧鬧但也定不下來。

從這四層樓高度，雨霧裡依然可以遠望總統府，很久以前，他曾路過，歲末深冬，沒有雨的天氣，路上四處架設牌樓，慶祝元旦，路上還有人踩高蹺、走蚌殼，但他匆匆回家去了；再更久之前，熾熱酷暑，他北上參加政戰考試似乎就在眼前這片廣闊之地——如今，總統府還是總統府，去了領袖還有領袖之子，不，領袖仍在眼前，坐鎮昔日的陸軍總司令部——他放眼四望，地景已非，人亦非了，要辨認當年考場的位置，實在困難。

晚餐之際，雨停了。剛好讓孩子高高興興填飽肚子，把握時間去逛中華商場。不知是天暗下來的緣故，還是因為變熱鬧了，這條市街不復當年，給他寬闊嶄新的感覺，記憶裡的灰白，如今被五顏六色塞滿，各類行業、店家以及增建的陸橋、公車把空間織得緊密繁忙。他抬頭看那巨大的松下電器廣告，那曾是他見過最大的霓虹燈，可現在，它不是唯一的了。

高高低低、閃閃爍爍，世界確實變得很不一樣，人心無論想賺錢或不想賺錢的，都探頭活動了起來。好幾年前報上沸沸揚揚的小市民投書，他讀過很多遍，總覺得和他的感受不盡相同，與其說他贊同小市民或贊同大學生，不如說，他覺得自己並不在其中——甚至他發下去閱讀的同事、學生，也不在其中——既稱不上知識份子，也過不上小市民日常生活。來得台北，他彷彿有些明白，原來市民生活光景，鮮豔處是這樣的。

自從父親說台南、台南、台南，他的生涯便難出現其他選項，婚後兩次進修轉機，也因考慮家累而放下了。少年十五、二十時，這個寶島，這粒蕃薯，以他的青春建設反共復國基地，三十到四十，正是人生黃金時，賺錢、賺錢、賺錢，眼前局勢再壞，總還有錢賺，安居樂業有什麼不好，之前時代可還要壞上百倍千倍。天愈黑，愈讓七彩霓虹目眩神迷，人人想吃上一口好滋味，買上一點好東西，過上一份好日子。過去十年，應該是這兒最旺盛的十年吧，他望著眼前的中華商場回憶，最初那份少女般的青澀新穎，如今千嬌百媚，繁華熙攘，然而，就像他為賺錢成了一個臃腫的中年人，這商場，也難免藏污納垢了……

他走上天橋，想過街走向旅館去。

橋中央聚了些人，還沒接近便聽得女聲又泣又罵：「討生活已經夠辛苦了，你攔給我翕相！看別人艱苦，你趣味是嘍？」

走近去，坐在地上的老婦朝人叫嚷，面前像似一些昆蟲標本的盒箱散亂，一名男子低身附近找些什麼。

他好奇跟著觀望，直到那男子站起身來，面容輪廓使他覺得有些相熟……

是劉平。他想起來了，那個暑假過後，二十餘年未再見過的劉平。

劉平把撿起來的鏡頭，裝妥、查看，然後放進背包裡去。他沒有與婦人叫嚷，也沒有安撫婦人，轉身向他的方向走來。

「劉平？」他遲疑地喊了一聲。

對方聽見了，同樣看著他，在記憶裡搜尋。

「蘇信民？」

兩人都張大眼睛，又驚訝又狐疑，然後笑了。

他胖了，劉平頭髮白了，亂了，渾身東披西掛，像個器材架。

那年回台北後，劉平便輟學，跟前輩學攝影，當完兵去考專科學校唸新聞，現在正要過街去報社上班。

「很忙，這幾年愈來愈忙。」劉平裝束草率，說話倒是很精神：「台灣愈來愈有趣了。」

他們一同走下天橋，劉平邊走邊檢查相機，這玩意兒之於他已不只是興趣，還是吃飯的傢伙。他說各式各樣什麼照片都拍，墳墓拍過，垃圾拍過，就連殺老虎也拍過。

「什麼？」車聲吵雜，他以為自己聽錯了：「殺老虎？」

「對，把老虎給宰了。」劉平故意瞪大眼：「什麼肉都有人吃。」

他搖頭，想起白天動物園籠子裡的老虎。

「也不是常常有啦。」劉平正經下來，繼續說：「普通時就是翕官員、翕歌星啦，無聊死。這幾年卡刺激，選舉代誌多，你會記得唔？前幾冬中壢，放火燒那時陣，就拄好給我翕到相片。」

「高雄彼擺呢？」他忽然問。

劉平搖頭：「沒翕到特別的。」

他沒再多問下去。倒是劉平問了不少教書的事。

然後，劉平說：「對了，既然說到高雄，你和張光明，有聯絡沒？」

他愣了一下。沒有，張光明像氣球，飛走很久了。

沒想到卻是和劉平有聯絡的。

「我以前看不出他的才情。」劉平說張光明北上來唸美術系那幾年，常碰面，還一起聘過模特兒，他拍照，張光明畫圖。「不過，就親像一蕊花，等久也是會開，我跟你講，除了畫圖，我在咖啡廳聽過他讀詩，不騙你，大家聽到醉茫茫。」

畢業以後，劉平想去日本學畫，無法如願，申請幾間學校，都在北縣山裡。劉平勸他回鄉，他不願意，也沒結婚，常來台北替人畫傳單，幫黨外雜誌畫插圖，三不五時在學校惹麻煩。

「他這陣在叨位？」他問。

「這陣？沒這陣啦。」劉平把聲音壓低：「南部有一個叫做龍發堂的所在，你敢未聽過？」

他搖頭。

「你看，連你都毋知。」

「他那個人的性，你也了解。環境無聊，這袂使、那亦袂使，阮們不要緊，但是他... ..」劉平嘆氣，停了一會，才又接著說下去：「高雄進前暝，他打電話給我，氣嘍嘍，說他本來無打算去，這馬要去了。隔天你也知，情形亂到我瓦斯吃袂赴，哪有法度翕相？我也沒遇著他，不知影他是受到什麼刺激.....」

他默默聽著。原來如此。那段時期，報紙每天愈寫愈奇怪，愈看也愈奇怪，本來沒想要想的，現在不想也不行了。

「隔冬三月，他來台北找我，叫我跟他去信義路那邊，我講不要啦，他就一直一直哭。我那時陣就感覺他不對頭。」

他知道劉平說的是什麼。大家報紙都看見的，但也因為看見而噤若寒蟬。劉平說，後來，張光明別說教書，就連生活起居也無法正常。老家母親年紀大，總不能把瘋兒子送回去給她照料，台中姊姊好心接了去，但畢竟是外人，坐吃山空。

「舊年我去台中，有專工去給他看一趟。」劉平說：「未認得我，傻傻仔笑，但是，若想起來，就顛倒起肖。他姊姊沒法度，想要聽人介紹送他去龍發堂，問我好也不好？我哪知，哪敢作主？」

「龍發堂在叨位？」

「台南跟高雄附近，聽講是廟，不是病院。」

「廟？」

「嗯，我也想無。你卡近，若有機會去了解看覓。」劉平苦笑：「不一定，張光明在那兒等你。」

他嘆口氣，再也說不下去。兩人交換住址電話，他目送劉平走進報社，想起那一年閏二月，二十九日的早晨，他就是由這份報紙知道了血案。

兇手心狠手辣，刀刀均中要害。字體斗大，視覺驚悚，就連血案現場平面圖都清清楚楚登在報上。

他一旦想起那段時期，那件事，一股混雜噁心與悲哀的情緒，便籠罩了他，將他與中華商場、西門町的熙攘熱鬧，無聲地隔絕開來。這麼些年，固然沒有張光明的消息，可他自己也從未積極找過張光明，就先怪怨人家回鄉來不找老朋友，認定人家應該早已不把他當朋友，而是，而是什麼？他此刻想，沒才情的普通人？庸庸碌碌的小市民？不，應該是貪戀溫飽的草地教員吧？

「你知道嗎？羊是一種盲目又神經質的動物。」很年輕、很年輕的時候，家裡養過羊的張光明，曾經這樣跟他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羊啊，只要受到驚嚇，就會錯亂地，只想往別隻羊身上擠。」

「那不是很正常嗎？牠們以為這樣比較安全。」

「喔，是這樣嗎？我沒想過。」張光明搔搔頭：「我只是覺得很好笑，一堆羊擠成一團，被擠到前頭的那幾隻往哪裡動，整群羊就跟著往哪裡動。那種情況呀，就算第一隻羊是不小心掉下山坡的，後面整群也會一隻跟著一隻掉下去。」

他想起那些羊奶的滋味，張光明帶給他的，在那之前，十七歲的他少有機會吃什麼滋養的東西。還有詩。張光明還能讀詩嗎？劉平說，不，他後來不讀詩了。都在談政治，喝很多的酒。

「那種喝法會喝死人的。」劉平最後嘆息道：「一蕊花，變一粒石頭啊。」

張光明喝酒是什麼模樣？他記憶裡一次畫面也沒有，可是，他有很多其他的畫面，是張光明素描時的專注，是桌球台張光明漂亮的反拍，是張光明眷戀文字，亮晶晶而醉醺醺的神情……

老友，我不會問你為何喝酒？是一種詩意，是吧？星星會變成藍色的，是吧？老友，我沒養過羊，但我兒子養過烏龜——一對，我有兒子，還有一個女兒，快長到我們當初的年紀了——你知道嗎？不是所有烏龜都會縮頭的，還有，你知道烏龜會流眼淚嗎？愛藝術的你想必會說那是烏龜



傷心了，但，好像不是喔，是因為烏龜怕強光，或是空氣裡有了什麼刺激成份，像是報紙，有幾次，我們不知道，報紙讀完就拿去籠子裡墊，唉，那個油墨味，簡直是讓烏龜哭到老淚縱橫呀——

他忽忽漫想，忽忽感覺自己竟像烏龜淌下老淚來，狼狽抹乾了眼，見得公園酸梅湯，才回神自己竟是直直地把衡陽路走到了盡頭。那麼，那間小書店呢？

「四個下午，也許剛好就是四個我們。」張光明說。

水之湄呀，水之湄，男孩氣，沒有人打從這兒走過。

他走進新公園，在水池邊坐了一會兒，早已不是下午，黑漆漆的水面映的是對面高樓的影。

之後，他喝了杯酸梅汁，又買了幾個白砂糖餅，預備帶回去分給洪老師以及其他同事。

倒著衡陽路走回去。剛忘了轉彎，這回他走得慢些。留神看看建築立面，還進了一家書店。沒看到《水之湄》，倒是《葉珊散文集》依舊賣著，換了個他沒看過的綠色封面。

然而作者卻不是葉珊，而是楊牧。

他糊塗了。他的確很久沒進書店，真進也不是為文學書。老聽學生唸〈金門的料羅灣〉，卻沒想過作者是葉珊還是楊牧？他改以楊牧之名搜尋了書櫃，才恍然大悟這個同代人已經繼續改了名字叫楊牧，架上最新也最多的一本是《北斗行》。

又是星星。他想，藍色的星。北方的星。

詩是追求。詩人下標。他心頭咚地一聲便浮出了張光明。一蕊花變一粒石頭的張光明。

他沈穩地翻開書，讀起來，詩人似乎做丈夫，也做父親了。那有著喬木和果樹的庭院，日光照滿的書房，是他的家吧？溫婉地梳攏著好看的短髮，摺疊著小小的小衣裳，是他的妻吧？即將在櫻樹的季節出生的，是他的孩子吧？

*讓我們一起向種植的山谷滑落*

*去印證創生的神話，去工作*

*去開闢溫和的土地。我聽不見*

*那絕對的聲音，看不見*

*那絕對的眼色。去宣示*

*一個耕讀民族的開始*

*去定居，去繁殖*

*去認真地歌唱*

讀到這兒，一種濃烈的情緒聚攏過來，他不明白是什麼作用釀成？自己又是怎樣地變了？這些字，怎能神奇在他心裡掀起波浪？

他放下書，詩人生活在他方，以優雅陌生的外國語，教授優雅古老的詩歌，這於他是不能相比的際遇，那些唯美的字詞也不帶有生活的塵勞吧？然而，是詩人改變了？還是他自己改變？他站在這兒，為何來到領略的時刻？

他重新拿起那本掛著楊牧之名的《葉珊散文集》，封面正中是枯老的樹身，後記寫道：「歲月使我脫離那個少年的世界，通過書本的頁葉和身心的創痛，走進中年。」

他淺淺地笑了。連十五、二十時的葉珊都走進了中年。

別人或許不會相信，對這個名為葉珊的同代人，他其實沒有絲毫敵意或憤忌，而是將之寄託為一個夢。讓夢去吧，夢被吹遠了或許才能夢得真。他盼望葉珊替他們寫下令人神往的記憶，即使那並不屬於他，即使那許許多多只是幻想、強說愁……

陽光，海岸，露水，晚霞，故人，鐘樓……

倒過來倒過去的情調，彷彿海浪走遠之後，留下來的貝殼，在匱乏而恐怖的時代，曾經安慰了同等年輕的張光明，甚至連他這樣的人也被安慰了。

——我們這悲慘的國家，每一個人都需要愛。

——我們隔著一道洛夫所說的『紅牆』立著，四周又是痙弦所說的『眼睛築成的牆』，我們必須互相惦記，我們的枝椏仍然可以越過高高的牆頭，交錯在一起。

他忽然懂了這些以前看過卻無所感的句子，懂了紅牆與眼睛築成的牆指的是什麼，他感到心裡有些激動，像張光明以前那樣瘋瘋癲癲，張光明呀張光明，那樣眼睛晶亮的少年怎麼可以發瘋？發瘋是什麼意思？真的沒有張光明了嗎？抑或只是因為沒人理解，張光明寧可躲起來、拒絕出來，裝瘋賣傻，不都這麼說嗎？

他不知道龍發堂是什麼地方，但他想得到草地所在人們怎樣對待精神病患，他自己村子從以前到現在，總也有那麼一兩位，熟了見怪不怪，但真惹麻煩，也不得不囚禁、隔離起來。張光明怎能變成那樣的結局？如果樹與樹都能越過高高的牆頭，他們難道不能像少年郎那樣搭肩擊掌？喂，張光明！你說好的那張肖像畫，二十年了，還沒給我呢。

他走下細窄樓梯，來到櫃檯結帳的時候，眼角瞄見兩個和自己學生年紀差不多的男孩。再看一眼，是許佳行，和他的死黨郭文強。

「主任好。」兩個男孩很機靈。

「集合時間還沒到嗎？」

男孩搖頭：「老師多給我們半小時逛書店。」

「嗯，那麼，你們看了什麼？」他的視線向著許佳行手裡的書。

「沒有啦，我是幫姐姐找的。」許佳行捂住書封，但只消瞄一眼那充滿異國風沙的封面，便知道是三毛，方才走過來幾乎每間書店都明擺著。

他點頭頭，離開，走兩步又轉回來，打量這位男孩。衣服規規矩矩，頭髮有點長了。他忽然想多說一兩句：「快考試了，許佳行，你要認真點。」

男孩不安而害羞地點頭。

「加把勁，看一中能不能拼得上。」

「一中... ..」男孩面露難色。

「對，一中，不要想說不可能，拼拼看，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了！主任。」聲音是郭文強，他在捉弄許佳行。

他微笑離開，他已經很久沒有和許佳行說話，始終嚴著神色要這男孩明白他已知道一切，他預計這男孩會跟他賭氣，可是，並沒有，除了閃躲，除了尷尬，男孩並沒有表現出更多的什麼。

現在，男孩要畢業了，很快就是當年自己去唸師專的年紀，世界在等著他，他也會慢慢變成大人，慢慢領略國家，領略愛，當然也會領略到眼睛築成的牆，那時候，男孩會怎樣？自己的女兒又會怎樣？這些，都不是現在的他所能知道的了……

他回到旅館，仔仔細細洗了一個澡，除去一天的細雨與塵埃，睡前把那本新買的《葉珊散文集》拿出來翻幾頁，翻著翻著才發現自己真是傻了，只想哪天見得張光明要帶上這本書，但是，張光明怎麼可能沒有這本書呢？

一定有的，一定有的，只怕張光明沒法讀這書了——不，他不願想得這樣悲哀，悲哀不是他的用詞——倘若見得張光明，他該捶他一記：喂！張光明，少裝了，你怎麼可能瘋，給我醒來，醒來讀你最愛的葉珊啊，不，他改名楊牧了，你知道嗎？人家都帶著妻子兒子回花蓮了，你還在這兒幹麻？——有生命比陽光還亮，比白雪清潔，比風雷勇敢——張光明！你的詩人有新作了，趕緊醒來讀呀你！

在那天到來之前，他收起書，放進行李箱，就帶回家給女兒看吧——此刻，那孩子應該睡了一——曾經，當她還靠注音符號認字的年紀，某個陪伴他校園值班的日子，她握著鉛筆，好奇地在他那本舊的書裡探險。

「找到認識的字，就圈起來。」他記得當時自己這樣說。

女兒低著頭，午後的光，從鐵窗戶透進來，愈拉愈長，直到她的髮梢。

圈很少，偶爾有些塗鴉。後來他一直沒有擦掉。

讀不懂的書，也讓她去讀吧，總比囫圇吞棗死抄宋詞強。

他帶著睡意想像一個父親，外地旅行歸來，給兒女們買了紀念品的情景，雖然他並不時常這樣做，雖然他才剛親手扼殺了女兒的初戀，可是，他想試著，不，他已經試著了，說服自己人生是該有夢的，他無論如何還是希望等待女兒的是有夢、有選擇的人生，而他可以在那人生中，作個慈藹又有信心的父親，撫著女兒柔嫩的髮，將那書中的字句念給她聽：「幸福並不是不可能的，我們要它，它就來了。」